

以制心、義以制事、禮以守常、義以應變。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足以盡之矣。故古者多以禮義對言。爲是故也。人多知禮爲先王之禮、而不知義亦爲先王之義。故其解皆不通矣。蓋義者道之分也。千差萬別各有所宜。故曰義者宜也。先王既以其千差萬別者制以爲禮、學者猶傳其所以制之意。是所謂禮之義也。而其以空言傳者、是所謂義也。故禮義皆自古傳之、豈非先王之義乎？○中略 又人多以義理並言。如程子曰：在物爲理、處物爲義。是也。是亦不知義者之言也。假如日行可百里而不可二百里。是理也。必求其二百里是非理也。一日而百里、二日而二百里、是謂之合理而已矣。未得謂之合義焉。○中略 又如老子所謂失道而後德、失德而後仁、失仁而後義、失義而後禮。是雖譏聖人之道乎？亦可見古人以古言言之。其意以仁義禮爲先王所造、爲非自然之道。故有是言已。告子義外之說亦然。若使告子果不知義、則孟子必辯之。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外、則知告子之言不誤也。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王之義爲義也。孟子曰：羞惡之心、義之端也。又曰：人皆有所不爲、達之於其所爲而義不可勝用也。是裁割斷制之說所本也。夫人皆有羞惡之心、是故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、是豈義哉？且人之所不爲者、豈皆合於義乎？孟子而以此爲義、亦妄已。故知孟子之意必不爾也。古之君子行一事出一謀、不取諸其臆而必稽諸古。援先王之禮與義以斷之、是以古人有所論說、必引詩書者、以斯道也。又如仁齋先生以義爲德、其言曰：爲其所當爲、而不爲其所不當爲、之謂義。是據孟子之言爲是解。然其所謂所當爲者、吾不知自取諸其臆歟、將取諸先王之義歟。若自取諸其臆、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者已。若取諸先王之義、則豈可以爲德乎？其謬可見已。嗚呼！先王之制義、誠亦上無所稽、而獨取諸其心、是其所以爲聖人也。後之君子、學成其德者、其或一二取諸其心者、亦何無之？然是又非人人所能矣。無規矩故也。後儒之教人、乃舍先王之義而使自取諸其臆、豈不謬乎？是無他、不知孟子之言皆有所爲而言之、而必欲援其言以爲解故也。辟諸醫以藥治病、病愈後猶服其藥弗已、惑之甚者也。

〔伊勢平藏家訓〕五常の事